

亲婆

□朱争平

亲婆是我老家对祖母的称谓。我的亲婆叫杨秀兰,去世已近40年了,但她留给我的记忆始终不能忘却。

我的祖上世代贫穷。为了改变命运,祖父早年参加革命,投奔了红十四军。我的父亲是家中长子,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年轻的父亲在祖父的影响下投身抗战。当时,我的家乡是敌占区。可以想见,处于敌占区的一个家庭走出了两个革命者,留守在家的亲婆需要有何等的坚毅和勇气才能度过这漫漫的恐怖岁月。

亲婆虽然没文化、不认字,但她明事理辨是非,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儿子走的是一条让穷苦百姓翻身解放的路,因而勇敢地承担风险,独自支撑起了一个贫苦家庭的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我祖父和父亲是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负责人,他们的画像被挂在日伪军的据点里,是敌人抓捕的对象。敌人多次突然袭击亲婆家,威胁亲婆交人。亲婆明知我祖父和父亲的行踪,但她从不透露,以一个农村妇女的机智应对了敌人一次次的搜查盘问。

解放战争时期,组织上考虑到亲婆家离周边敌人的几个据点距离远,宅上住的6户贫苦人家可以信赖;环宅有一条约20米宽的宅沟,只要把宅沟的小木桥拔掉,外人不易进入,便决定把党的秘密联络点放在亲婆家。每次联络点开会,亲婆就带着几个儿女在村里的桥头、路口、坝上放哨,一有动静马上报告。一次,一个地下党员遭到敌人追击。那位同志情急之中来到亲婆家的宅院躲避,亲婆见状马上把这位同志拉进屋,给他换了一件布衫,又让他把双手在水缸里浸湿后抓了一把灶灰抹在脸和身上,然后叫他坐到灶膛前烧火。敌人冲进宅院后,问亲婆有没有看到人进来,亲婆沉着地回答说没有。敌人又问坐在灶膛前的是什么人,亲婆回答说是自己的儿子。敌人信以为真走了,使得这位同志化险为夷。战争年代,亲婆先后掩护过我方8名游击队战士和2名干部。亲婆的事迹被镌刻在了她的墓碑上。

小时候,父亲常给我讲亲婆的故事,因而在我童年的心里,亲婆是最了不起的。那时

在电梯里遇到爱情

□顾熠

她是在写字楼上班的女子。她每天的生活是单调的,接打电话,码字,完成领导所给的每项指令,来来往往,为生活奔波。白天的时间就在公司,上班,吃饭,下班。与同事不来电。

他和她在同一个写字楼工作,他在十六楼,她十九楼,他俩常在电梯里不期而遇。如果他那天没有看手机入迷,到了十六楼忘了下的话,他不可能露出那像孩子一样的表情,她也不会嫣然一笑。偏偏这些都发生了,两个人相视的时候有种老朋友的感觉。相见恨晚,很多有缘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于是,在写字楼附近的快餐店遇到她时,他端着盘子鼓足了勇气指指她身旁的位置道:“我能坐吗?”她显然意外,但旋即点头:“坐吧。”“你喜欢吃虎皮肉?”他也有些意外。“是啊。”她不好意思地笑笑。“你不怕胖吗?”“怕啊,但我不会为了怕胖而忌口。我觉得能吃是福,一切顺其自然,何必为了身材委屈自己。”她淡然笑道。

就这样,两人从吃开始说开去,谈爱好、谈工作……他知道她叫沈云蔷,企业小职员,她知道他叫江原,是外企的小主管。两人开始约会,然而云蔷始终不愿公开他们的关系。一开始江原很无奈,后来两人的关系甚至陷入僵局。“江原,等我工作稳定些好吗?”她恳求道,“最近主管跳槽,可能会升我呢,我们经理最不喜欢因为感情影响工作。”“这有关系吗?你们经理太奇怪了!”他愤愤不已。“我曾经承诺五年内不谈恋爱啊!”她无奈道。“这样的条款太变态!”

谁知主管虽然跳槽,却有“空降部队”成为她的主管。他安慰她,她心绪不好,含泪道:“不是正中了你的下怀吗?”他想说什么,终究没有说,转身离开了,想留她一个人静一静。她望着他的背影,却哭得更凄凉了。

他再次看到她的时候,已经过了一个月。刚开始,两人还发短信,到后来渐渐失去了联系。她也想给他打电话,但每次都缺乏拨通电话的勇气。他又被派往北京出差,因此好一阵子没看到她。

那天,两人恰巧都在底楼电梯口遇到,谁

学校放寒暑假,我总喜欢到乡下的亲婆家住。亲婆很坚强。我的祖父因在战争年代积劳成疾,解放后不久便去世了。当时家里的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都还未成年。亲婆一个人既要种“土改”后分得的六亩庄稼地,又要拉扯四个孩子,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但亲婆不向命运低头,不向组织伸手,含辛茹苦支撑起了这个家,还想方设法把几个孩子送去读了书。我记事时,亲婆才60开外年纪,但头发已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背驼得很深。

亲婆很善良。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家里的日子也很困难,但亲婆经常帮助那些更困难的乡邻。每到过年,亲婆都要给附近几个烈士的亲属送去家里蒸的馒头。一次,村里一个张姓的青年因家里揭不开锅实在饿,便偷掰了邻居田里的青玉米棒,不料被邻居发现后把那个青年捆绑了起来。亲婆知道后,就向那位邻居说情为这个青年松了绑,同时又从自己田里掰了一篮青玉米棒送给了这个青年。

亲婆很节俭。在我记忆中,亲婆除了一件过年时才穿的半新的藏青色斜襟布衫外,其余衣服都是打补丁。当年亲婆家没通电,那盏煤油灯不到天全黑她是舍不得点的。亲婆养了几只羊和几只鸡,但她从舍不得吃,鸡蛋满篮了,羊养肥了便拿到附近镇上换钱,供小叔和小姑读书。对我,亲婆什么都舍得。当年城里机关食堂都吃粗粮,但在亲婆家我有米饭吃。记得那时家里人吃的粗粮粥煮好后,亲婆会用一个瓦罐在未燃尽的柴火中为我烘一罐米饭。逢上春节,亲婆还会从镇上给我买一包糖枣。亲婆话不多,她嘱咐我最多的就是好好念书。亲婆家的两间瓦房是新中国成立后分得的。她对我说,托共产党的福我们住瓦房了,将来共产主义了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你要用功念书,长大后做个有用的人。亲婆的话是我当年读书的重要动力。我调南京工作前的那个冬天,专程回乡看望亲婆。亲婆对我说:“省城我还没去过呢,到了那里你要好好工作。”我答应亲婆以后一定接她到省城看看,谁知不久她因病走了。没能接亲婆去省城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亲婆虽已远去,但她留下的坚毅、善良、勤俭的品质,永远是我褪不去的生命底色。

知电梯按钮上却贴了白纸,上面写着:“电梯已坏,正在维修,给您带来不便,抱歉!”她叹口气,准备爬楼梯。于是,她在前他在后,两人爬楼梯。十六楼,爬起来还是很累的。她还穿着高跟鞋,爬了六层就气喘吁吁了。他看到她停下来,关怀地问道:“怎么样?”他从包里掏出废纸铺在楼梯上,“坐会儿歇歇吧。”她把其中一张纸向旁边挪挪,小声道:“你也坐。”他大喜,把纸又向她那里挪了一下,便坐了下来。

“最近还好吗?我看你都瘦了。”还是他先开口。听到这句话,她突然勾起满腹委屈,眼泪簌簌地往下掉。“别哭啊!”他显然手忙脚乱,找纸巾给她擦眼泪。这时候也有同事经过,好奇地看着他俩。他不敢再给她擦眼泪,并且立马站了起来。她却哭得更厉害了,他挠挠后脑勺:“别哭啦!”她不听他的,一边哭着一边爬楼。他烦了,摸出烟盒点了根烟抽。她在前面站定,脸上眼泪未干,腮帮子却有些鼓鼓的:“你怎么抽起烟来了!”他立马掐灭了烟头,扔在垃圾桶里:“你一恼,我一烦就抽了。”她蹙眉道:“30岁的人了,还不知道爱惜点身体。”“怎么,你嫌我老了吗?”他故意找碴。“是啊,好老好老。”她扑哧一声笑了,眼波流转,轻声道,“可我就喜欢这个好老好老的人。”他听了心里一喜,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心是温软的,有着微微的手汗。他像孩子一样耍赖:“再爬一层就是十六楼了,现在还不到上班时间,能到你那里喝杯咖啡吗?爬楼爬得我腿疼。”

她望他一眼,没好气道:“自己泡啊。”“真的可以吗?”他的眼睛亮发了,“你不怕同事们看到了?”“我们的事再瞒下去就要吹了,不是吗?”她叹口气道,“总不至于因为这事炒我鱿鱼。”

说话间就到了十六楼,他拍拍她的头:“算了,我不进去了。只要你心里有我,我们总有一天能公开恋情。”

“进来吧!”她望着他头上细细密密的汗,也是不忍。午后的阳光照进楼梯间,照在这对情侣身上。到底他有没有进去?和两人在一起相比,这已不重要。

心窗片羽



春光美
孙镜福

伸向空中的手

□杨譔

下午四点半,我与妻到达南京禄口,计划蒔花草,休息两天。晚八点,照顾父亲的保姆打来电话,要我们立即回去。

天下着小雨,途中打电话给做村医的小姨,小姨说:“你父亲应该是脑梗。”绷紧着的心弦稍稍放松了一些。

到达启东老家时已是后半夜,堂哥、表哥们还在,他们刚刚为父亲整理擦洗了一番。父亲双目无神,嘴唇紧抿,一声不吭,喉咙里有浓痰涌进涌出,呼吸作响……

第二天一早按脑用用药。中午,父亲的双眼能够转动,下午三点多,我又试着喊了他一声,竟然清晰地应了,守在一旁的人都脸露欣喜之色。晚间时,已能稍稍饮食。

第三天,情况似乎越来越好,我却隐隐有些担心。最近几年,我留心到许多事起首一帆风顺的,后边常有麻烦,而一开始磕磕绊绊的,后面会峰回路转。

第四天一早,父亲突然开始不停地说话,不停地坐起躺下,不停地脱鞋穿衣,他寻找眼镜,找到了一副说还有一副,他要钢笔,说一共有两支,他说他要去办公了……最近五年,父亲一直身体不佳,以躺卧为主,这回不知哪来的劲,开门关门,关门开门,佝偻着蹒跚着,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地进进出出。

第五天上午,父亲仍无倦意,侍候他的人已支持不住。近中午时,借得两粒安定,让其服下,依然如故。他说地上脏了,要扫地。给他拿来扫帚,从地上开始扫,然后扫墙壁,接着扫房门,最后扫自己的床。我看不下去,夺了扫帚,扔在一旁,他像章鱼一样,蠕动着四处寻找,枯瘦的右手向空中抓啊抓,有时还分明做出掸灰尘的动作,抓到了什么物体后用手指推动研究的动作……

粗算了一下,父亲已有30多个小时不眠不休了,极度心疼的我有一瞬间忍不住心头火起,不乏粗暴地硬拉他躺下,并给他盖上棉被,他呆滞的目光里闪过一丝惊恐。他安静了下来,眼睛半开半闭,似欲沉沉睡去。我暗喜此举奏效,谁料他的身子又开始蠕动起来,呆滞的双目重新睁开……

“他是一个病人呀,你怎么能这样对他?”背后传来责备的声音。“是啊!我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年迈的父亲呢?”我在心里也迅即责备自己,甚至还有些鄙视自己。

打电话给两位医生朋友,询问、分析、判断,都说没有特效药。其中一位甚至说:“88

长眠

□孙忠利

冰冷的黑色方碑上
没有篆刻上你的名字

你走时
更多的人只听说过你的小名
烽烟已散
天空澈澄
英雄长眠 长眠

埋在青山里生根
永远恋着脚下的土地
你是最爱是一瞬
是无名岭上夺目的一片血色之花

仰望不朽
只有鸽哨在天上 久久回响

岁了,可以了。”

傍晚的时候,去县城取药,回来时,见妻子与保姆正笑嘻嘻地坐在父亲床头,妻子小声说:“他睡着了!”

可不?还有轻微的鼾声呢!

后半夜,父亲醒来一次,喝了一罐核桃汁,吃了两片饼干。

第六天,除早、中、晚饭准时醒来吃饭外,父亲一律好睡。第七天也是一天好睡。

在省城工作的父亲是我少儿时代的骄傲。那时我手头有许多漂亮的画片,像故宫、长城、鼋头渚、鼓浪屿……那些地方都曾留下过父亲的足迹。父亲先是就读于启东中学,后考入淮阴工专,毕业后分配至省城。退休后回到老家,直到现在,一直未能无隙地融入这片故土。

知道父亲病了,有不少人前来探望,他们不分时段,有说有笑,随心所欲。妻子小心地接待,陪着说话,我露过几次面后便干脆“躲进书房成一统,管它隔壁乱哄哄”。平日里,父亲是极不喜欢这种走家串户式的热闹的,所以左邻右舍一般不来我家,纵有人来,也是小坐或小立一会,或谈完事后就走。妻子说:“现在好了,老虎老得不能动了,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了。”我在心里长叹:孤傲的父亲,可能从没想到过自己会有这样的一天!

父亲的思维基本恢复正常了,只是身体更为虚弱。有一天下午,我听得一阵嘻嘻哈哈的打闹声,一抬头,瞥见七八个女人正走进我家。我能想象父亲的反应:闭上眼,理都不理。晚饭时,保姆很生气地告诉我:“下午来的那几个人,出去后到处乱说,说你父亲快不行了,恐怕今晚都过不了。”我淡淡一笑,说:“人哪!她们不知道,若干年后,也会有人以她们现在这样的心态去看望她们的。”

晚饭后,沿着屋后的横路散步,头顶上的天空呈现出好看的鸭蛋青,大半轮月亮高悬着,月中有山峦的影子,天地相连处,有一圈铁锈红色的夕光。“晴鸽试铃风力软,雏莺弄舌春寒薄。”油菜花开了,豌豆花开了,青青的麦秆已高至人膝,匆匆晚归的蜜蜂扑到人的脸上。人生如此美丽,让人如此留恋。现在是早春,屋后高大的水杉树还没有半点绿色,一只大鸟巢特别显眼地嵌在瘦硬的枝丫间,从远处看那水杉,像极了父亲前几天发病时不停地抓向空中的右手。

是要向上苍诉说什么吗?

灯下漫笔

紫琅诗会

是给此处的掌声么
每天的朝阳或落日都在拷问

什么已经荒芜
我拿料峭的春风死生契阔 与你成说
什么没有选择随波逐流
老家连手都没有来得及拉过的新媳妇
为你守候到白头

村口溪水匆匆
流过了灌木丛 又匆匆
把你的传奇散落天涯
我在垂垂老去时
读懂了你的依恋你的脊梁
跟英雄的河山相比
我愿献上无怨无悔的信念